顏習齋先生四書正誤

大學本旨序

孔子與三千人習而行之。以濟當世。是聖人本志本功。刪述是老來無奈何方做底。朱子認作誦而傳之。誤矣。大學在記中直是一篇。而朱子强捐古人書裝裁就訓詁式樣。分十一節。先指前一段爲經。十節爲傳。又因有曾子曰說而直。復說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此何所本。甚矣聖經自周也。

程子表章此書。亦在次簡編。並隨意更定乎。恐失子之實意文武者。而是爲也。

戴本大學札記原文

首章下。此謂知本二句。於謂誠其意者章。詩云瞻彼節。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子曰聽訟章。於謂修身下。皆同今本。

○大學節

大學對小學而言。所包括中大人之學了。蓋吾儒原是學為君相。為百職。便是庶人。說無個妻子兄弟僕從。以道治吾身。便是明。以道治他們。便是親。明親到十分滿足。便是至善。此個大人。是人人有的可做處。此個學功。是人人實力當做的。

異端是不上此條道理。也學是自身上做幾分。不能合天下人。有貴的霸術是治民上做幾分。不人修身有本的。陰怪是異端中根做。要出至善外做十二分底。總是不知止了。注云至於是而不遷。言最好。

知止四節

不知止。則如學偏霸異端。都說是道。這道那有定。知止而后道有定了。這定字應收斂上面三個在字。道無定。則於廷上如學偏霸異端。纔纔胡混。里巷間如學偏霸異端。續續胡亂。於野都不能靜。定了而后能靜。那不靜時。擾擾底上下都不

須安穩。靜而后能安。那不安的。聾哄底人心惶惑。若說至善。並是他利害。都不覺。安何能處。安穩了人心才有主張。而樹逮。在下者才能研究道理。明倫察物。在上者才能審幾度勢。出號令。命安而后能處。處這所說至善之道。若他心細又熟。及至善之文理密察。然而能得。處而后能得。下三句正是能處精得了。則近大學之道。開頭一大學之道一句起。後面一則近道矣一句收。前後呼應。雖文古明。朱註志有定向。行處而安知。如虛齋稅撒。寫在上蔡。陳仲誠先生又說定靜安處是明德工夫。太近禪家定見之說了。

格物致知

李植秀問格物致知。予曰：知無体，以物為体；猶目無体，以形色為体也。故人目能照，能視黑視白，無自用也。人心能靈，能知東知西，靈無自施也。今之言致知者，不過讀書講問思辨已了。不知致吾知者，皆不在此也。譬如欲知禮。任讀幾百遍禮書。講問幾十次。思辨幾十層。總不算知。直須跪拜周旋揖讓知。執幣帛。親下手一番。方知禮是如此。知禮者別至乎。譬如欲知樂。任讀樂譜幾百遍。講問思辨幾十層。總不終知。直須搏拊擊戛。口弄身舞。親下手一番。方知樂是如此。知樂

者顧迺知。是謂物格而后知至。故吾終以為物即三物之物。
格即手格猛獸之格。手格格殺之之格。此二格字。見古史及漢
也。夫問先儒理學何解。予曰、識欲孔子所示先教學文。而
後孝弟謹信汎愛親。又何示先教性道一貫。而先三物知。且
如此難。雖之代古人。不知何解之難也。雖從聞見知為罔措
之難。然不知使之為何境。如手取而和諸器。乃知是如此
所據。如此蔬菜類上熟登圖。不知為可食之物。雖從形色
料為可食之物。然不知味之為何。舉也不觸取而細之。口乃
知如此味耳。故曰手格其物而后知至。亂于書面、所存古人

之行者證之聖人之言而符聖人之言者驗之聖人之行識欽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周公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而不見大學首自行明之乎朱注窮至事物之理夫窮至而不格說一致而字窮至事理而不格說一以知字而是解成簡致知在致知者以狀仲識王済孔之賢友之高才卓識一則言格在明理說後把明白心到物上去是知至而疑格矣一則如宋儒為而學無術而口口只道明理是知當格物而不顧其窮理之舊矣至道而殺亡也與二友貴許其氣加只為此一句關係不破也

聞之雜録

大學如今只分在第幾章。如此本首條明德也。次條親民也。三條受天命止至善也。如本文結曰無所不用其極。語之釋新民可知。又因此處有幾箇新字。並前親民亦改作新。總之老先生知如今句訓詁爲是。亦不得古人經意。都做作成本句訓詁律間。噫。千里矣。

聽彼訟與節

今解家只理會切磋琢磨四字。全不理會四書字之義是甚。赫戲大。宣實著免評如類例。諠不可說。民不能忘語之

新民之節。

前王不忘節

至賢是前王作人之化。培植人才。思皇多士。不顯亦世。都從王得柔固之。以修賢政。而賢其賢。而親是前王子孫之身。一本九族。推恩不狂藏都。時為諸侯。後王得親睦之。以藩屏王室。而親其親。所載文武之政。九族睦。曰章賢也。親之之世。俗相撫輯。

聽訟節

註訓大畏民志。明聽既明之。云而格物。但解無情作無情實之

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是說無實之人○不敢告謊狀○須別有
情實之人○還須坐在堂上之辭○豈可言無訟○豈得云使無
訟如○是小畏民志○使不敢盡其辭○豈大畏民志○及不得盡其辭如○矣
情者常言恩情之義之情○大凡事訟皆起於無情義之人○大
人明之德於天下○及仁讓成風○人心羞惡○被此皆有情之人○
方愧我之仁未至○讓未至○而知重知我之不欺○又豈有責人
之不仁不讓○而起爭起訟者○即有一二無情義者○亦口羞
說不出○便強說一兩句○自己見他人仁讓○終是羞慚說不出○
便強說幾句○旁人便阻擱勸解○終不得盡其辭○總是使天下

靜有簡明之說。靜有簡明說明即靜也。是天命。是大人。靜成簡得與致心底見坤。這方是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方是大畏民志。註釋何等子細。

◎ 釋誠意章

甲戌春夜自記。忽思心之動曰意。意不過好惡兩念。好惡不過好善惡惡兩端。是誠意實下手處。要好惡真切。好善如好好色。心極篤。不得暫懈。念極專。不可稍懈。功極堅。不可輕放。惡惡如惡惡臭。視而拒之。聞而避之。去而遠之。疾掩目。塞鼻。不嗅者作之。循循之好善孫必深。好方知。惡之孫必去。惡方知。純是一

耆不自瞞。不自德。不自是。不自救的工夫。謹之至。如此意是他人不及見。不容替代底。故語之自謙。謙者謹也。不自滿假也。此自字便是獨。謹字便是慎。能緊緊之曰君子必慎其獨。如。試看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正是自欺。自縱欲。自滿假。不自謙。不快於的樣子。見君子而后厭然。何以不見人呢。自心厭然。如好如惡二句。是自己厭然處。是自謙處。是快獨處。從十目十手。這底如。畫出自謙底樣子。直要何處討快活。新。改作慵。妄知。

許語修身錄

此是若使後人傳釋一派禪宗也○

一身改作心○把身心判成兩簡矣○有所忿懥處○正是就身上發動出來說○若忽略了有所二字○身有所忿懥恐懼之云○則是心不得正處也○下節更明○心不在焉○那是身不修○那是心不正○大凡後儒解書先有旨○都因釋氏重心輕身○判而為二○與文字拿同之見○先在胸中○便如拼揍○故改字添字○解不去矣○

古人正心修身齊家○專在治情上用工夫○治情又專在平好惡上用工夫○平好惡又專在待人接物上用工夫○故引若忽不是忽苗之說○作榜樣與人看○吾輩可以忽所用力矣○二條

合叢更風。

評語唐宋來

漢世之為治者。全不從乎性惡上做正修工夫。亦末猶上做許衡為宋。畢竟會意。所以為霸術。後世之為學者。雖了治性講心性。雖了乎性惡讀治性。雖了信人性物讀乎性惡。所以為詳宗。然我國秦漢之大學之道者。霸術也。唐宋元明至今也。亡大道之學者。詳宗也。從霸術之亡道爲先。詳宗之亡學雖先。於是之惡詳宗也。甚於惡霸術。看一部古書。自識其正修治耳。從是簡性惡工夫到底。

如保赤子節

上半言孝弟慈。下專引康誥曰如保赤子。而以養子釋之。終竟節說民二字之義。從民之父母更明之。大學在禮記原通是一篇。則自此以下皆說為新。亦不必分右經右傳幾章也。

樂只君子節

民之父母。此說好。好之語。民之父母。猶言好之語說民也。

見賢而節

命字如何竟改慢改怠。予故辭竟。意是先命連讀而。命即一命再命之命。舉而不能先命。猶言振試舉用而不能大用也。

丕顯也。益顯即上文逆旅。猶云雅言退默而不能逆敵也。一

某讀到惡人之說也。是語拂人二句。乃許其先。是語二字自

明。

以義爲利節

以義爲利。重賢乎正道理也。惡義利固當重所謂正德厚生

是爲三事。利用爲利用安身。利用利人。無不利。利其義之和也。

易之文利貞者。孟子雖駁利字。惡夫言利者。實義

中之和。君子所貴者。後儒乃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是知宋人

喜道之所文。其實則無用之學。乎當講之偏。故云正其誼以

谋臣权略臣道与计[illegible]

天命之謂性節

凡學人只一个全是天教。皆謂之教於中庸從而自註云自明

識謂之教。朱註為法於天下。禮樂刑政之屬。是將修道二字。専

看在治人上。元妄謂從而擇善固執博學之五者為天下國

家修行如九句都在此修道二字內。至識之者性者人物性

参贊天地至重之経綸大経知化育立大本都從這裏下手。

這是天子庶人都有的性知。都箇箇不容推的捺了。都時時

不容離的樣說。亂緊緊了因不可須臾離也。正是說不可須

臾不備。須臾修道。須臾道。須臾不修道。須臾離。阿論語學而

時習之也即易所謂終日乾乾也。又離非道一綱。方說到戒
懼而睹。恐懼而聞。即易所謂夕惕若也。是見前事上看了。盡
性而知修道之用。是中庸著工夫。而全篇之戒懼慎由
修法。謂教。

◎ 致中和節

致者推而極之也。解致字最好。到底實議處。切說自戒懼而
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自
謹獨而精之。以至應物之處無少差謬云　而無育至靜之處不失
其守而天地位者也。育應物無差謬。而萬物育者也。幾

何而不一吾道之至誠。當於仙釋之虛寂妄誕也。況毒於之
天地不位。萬物不育。揆諸孔子至靜之實。猶有先。庶物之處
猶有差謬也。折於中致和。而位焉育焉。子思竟爲不驗之空
言乎。理之不通明矣。且字義之訓詁。亦自相矛盾焉。夫致者
用力推極也。自此及彼。自內而外。自近及遠也。之謂也。推而極
之。則至也。無使也。不動也。無所不周。無盡也。不動也。要而言約之也。若
而云精之也。肯可以至靜之實不先。庶物之盡無窮也。而語之
致中和也。中庸何以一操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也。蓋吾人
之中和。與天地萬物一體。大致也。一心之中。一身之和。則物

昭。溫恭是也。振而致。一家之中。一家之和則一家仁。一家讓。是也。振而致。一國之中。和天下之中和則調燮陰陽。協和萬邦。黎民三百。三千之禮教。與樂。敬之樂是也。夫婦而清。寔還之天地。成者還之萬物。形生。修道之極功。而聖人盡性至命之能事畢矣。詳修道之教。亦在天中。是致中和還本是修道之先夢語也。

時同予知節

丁丑二月儀讀此。知予業同天子時程勝今日也。試就天下學者。以道難自守。而心擇中庸比誰知。以道統中庸而總均

天下辭賦詠論向勿輕評也。因述鄙意云云。趙伯陽論的大。才做的人，更以封文之稿非行也。假是要趙陽論大，畢竟也登好。

又自從事而來，真似王師遺是乎要一流人物，為免先生之草稿也。

而總形月宮。詩而總守到死。春而總守到船也，而一月之好。

張我稿

稿稿編之好。詩和必而流。君子和而不流。不張我足稿也。條風張我是贊論稿作實宝。

素陵書

君子素位而行其庸德。其端素隱而行其怪也。素其是安若
乎常理，若固有所克也。其於本位未能素之者，其倚遷也，不
篤。於此隱未若素之也。其致奇也亦深。吾於宋儒之談理釋
學之談禪做也。

依於中庸者

正是大勇。如何不能勇。

贊而隱者

此義合王荊隱仲誠先生作聖人處處而後通精說。語中庸
本是聖人之作用。執三言君子。本是道之窮極之要，所以奈何處。

孔三言及至矣也。註甚說道之用大體也。不離吾人身上說。
不是了。蓋所謂人言費力費錢之費也。言君子所行大費來也。
大費心思也。費人氣也。寬假不遠也。此費解說外面看不是道了。
而隱微中卻是道也。如子者也。至言也之辨之也。此可謂至也。到
了極處也。是由子之親也。為至之親也。聖人亦所不察之處也。亦有
不知有父了。聖人之情也。是行於世也。亦有不知有君了。又
告父母而娶也。若守至禮也。所以夫婦之不敬也。可以一體行也。到了極處也。
過體之父也。付之君也。聖人之古制也。是庸倫致敬也。之是不能者了。
聖人之情也。追於天人也。之是不能至尊了。此君子事據之

道也。試敘天地之大也。天地而言，肯懷見乎知。愚人而一事懷見乎神。知君子說起那大處。知其是翻天覆地。天下沒處載放他了。若說他心裏細微處。只是有祖融為蒼也。却天下共見。白日青天。說不上箇破綻。這有懷之道。不是容易做也。實由君子察非精處。此詩云鳶飛於天。魚躍於下。而言君子上於天。下於人情。察之於精。而後徹上下懷之道也。書序又總結之。言君子之道。其初只造端夫婦。甚細微。古來有。到物於處。却精察乎天地。甚精微。甚廣大。恨先生看此書也。與宋儒差別。他於鳶魚二也。則何處僕為好此也。仲識古處。

君子於不愼之求

愼之、從古從訓言行於所見。以遠。以心。蓋言君子之心無時無處不孔慚。不精進也。故云於不愼之乃知。下文專位而行。素其位而行。其工夫專在友之屬行也。不願乎其外。於所素之之[位]所。而新有欣慕之心者。愼之之心。當素其位於所素之位之宜也。難行無所不願。不住所。而無往不愼。無往不自今吾子五年在而不克也。故曰無入而不自得焉。正與於不自知也。　朱子曰知。又以工為贊題下是行甚善者吾友陸所知要事。今春古也。其詳玩進〔〕而之餘書也。

鬼神

或問鬼中之神、神之中之鬼如何。曰、生者是来之伸。至盛時是
神中鬼也。然是来之屈。至極時是鬼中神也。問屈伸往來。曰、
晝日開。夜是伸。閉夜是屈。氣出東由是伸。氣入是來。問性情
功效。曰、如風起也是鬼神。至許八面風處是性。散而歇是情。
吹木是物。吹木改之青。發枝發葉是效。問造化之迹。曰、凡此
呼發既而見。収回迹。

○述孝

述是迹。揣。迹。知。記。迹。下　文。甚。得。甚。迹。行　祀。春。祭。篇。取　下。節。也。

是絕無亂處。無偏處。無蔽處。無虧處。故曰道者天下之人通行之處。如不
合道字之義。

道之道法

若舉之三黨六族。文武之六典九職。總只是維持此五道處
捨此三法。亦焉乳坤中之運掌術。而變亂之。吾嘗讀此。點業
君臣父子兄弟昆季朋友天下之達道也。自仙佛之道出。而
天下有不達之道。也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自程朱之學行。而
天下有不達之德。
好學近知

樵夫問好學近乎知。予語之曰：子以知。必先博讀而一破萬卷之知。書曰：然。予曰：願。子試觀今天下秀才既多，而讀書後者多。讀更多。但書生必自類。其志則益深。秀問何也。予曰：識觀擇人。生來未必乃末事。以下其學於藝。使從其心目所知。凡近於政。而何樣於君子如。好學禮。則禮義自明。好學樂。則神明可通。好學射御書數兵農等。則萬事可理。雖性近上智如。於焉近之矣。

◎ 業賢

吾嘗言大賢業之為公卿而發也。小賢業之以百戚而作也。

学贤之道。如无禄。文武不践。专此一体。好盖。问。有。与。
爱。敬。礼。不顾。下。人。备。贤。全人。有。不。敢。使。不。敢。独。用。侮。
人。品。流是。师。交。友。见。友。友。为。他。教。谕。明天下之道。要
心之法。于下文曰则不藏。言非见不敢烦以职了也。清宗二
祖联此一体。于不能下四传子陆。

博学之节

南轩进中。阶友人好书此篇读。柄子曰。问问于所学也。思之
至所学。所之之。至所学也。行之。至所学也。自清宗和学字已
读。谈博。如讯问思辨行。问。于日。学学礼学乐学射御书

為事也。詩書之外兵農禮樂。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無不學也。

以喜讀書為學。聖人之學。聖人亦學也。

宵雅學節

此章是見以上字而知。著力在學之問之學。都從都據。卻下

已有己如。程云有不為學須是學者。不能不由也。云　云註不

為則已云　云此學之問之學。工夫已明。如說不得不學則已。

至次猶節

此章是說識之性之層次。如致字不是一用力便了的工夫。

也字不是其端亂筆的句當。乃就要每各個地分之一偏。而

擴充去。孟子擴而充之。正此字註腳也。注積而至於能化積
字最精。但患無其實，當久曉暢政。然若有識至能復
焉，善也。則立正成誠與形之德而已。再政之而已。則著則明。則
動。則變。則化。此作聖之階級，美人君子聖賢所由分也。

誠者自成章

學也。故也。能也。從此分為三。古之學者只是看就一身做成
一串學也。教也。行也。從儒之用功，又習為三。依用眼看，而以
說。聞學者。古之學者只是完自己性分，與天下人共完性分。
成己成物四字便了。朱註自言義便說。代生靑物皆同論。僕

說性道教直從人說起從人做起此二自字須是下成己己字。二物字須是下成物物字。自成自道。如云誠者我自成孝臣也。誠者是我自成孝子也。而做忠做孝之道則自己走自己路程也。不是外面來底。不由他人強底。不須他人贊底。且此誠者。雖曰自成。卻不是自了漢。雖曰自道。卻不是獨善功。所以修物於物者也。若我不誠。須無物了。故君子必擇善固執。以誠之為貴。不誠焉能自成己而已二句。正中所上文。而見人物一體。知仁同用。外內搭德。無間之道也。自局外旁觀之學術。而此人此耳。久而見於世者。可悵也夫。

於穆識無息說

元語於字竪承上節於字來。蓋中庸在記中，自天命之謂性。穆穆也。原總一篇未嘗有言前之事也。蓋為則理性而後先中庸本旨也。雖朱先生訓詁文法。豈有開口用於字之理也。蓋識之之君子也。功用到時揆則為穆識也。從前欲化而即揆穆識也。於穆識人已交備也。仁合內外而一致。於循環之無端而無息也。不息則久道化成而知之。則微休名稱也。微於天於業是慶也。微於地者是坤芝瑛書也。微於人者於斯於撤和而微也。則然矣云云矣也。

識觀山川流峙，莫不蕃殖地而見也。七政環循，乾之不息天
而動也。注之壹文比句，相似上文而取義理，古無三句律括
贊之也。正見玉識而顯之法也，而猶不歎生，猶而附無窮廣厚也。
而附也。正見天地之於後也，於門請以贊玉識之統之，則而顯也。
取用天之於稽奇偉，所當要於稽玄法也。未表上天之載二句
是也。註總之豈不顯也，執經備御也。
繫字義千古無人發明也。予在甲寅乙卯間，仰觀天象，忽有流
星自南來觸五車也，大星搖動，須臾乃定，始有所觸，狀則傳
者因此一字也。名有所見也，錄此以代昔日於天文學也。

大哉聖人之道章

聖人之道。大而無外。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此等模樣只贊揚。下面又說從聖人而說後。又說高而至細。至近而徹。此等模樣極力振動。而至中極實處。則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可見禮便是聖人之道。便是至道。君子之尊道致廣極道溫也。皆所以敦厚以崇此禮也。至說至上不驕。下不倍。皆是道之處。無道足容。皆說循此禮也。孔子一生至教。恒曰執禮習禮。約之以禮。至于作春秋。議下筆世卒餘乃合道處。皆曰禮之制治也。

周公制禮其八百年大綱尚在天寶宮闕便在

之歟。上曰周禮。則禮之作周無學無從知。而後儒今廢棄也。
不學。不知。不行。從乃於心性之探究。著述之末。而曰道學道
學。至實道之知。非之道也。之神也。學之志。非之學也。之習行
也。價值多此惱。甚多此壞。
解者精索句以業禮以字。與上四而字。一例看。復實此意し
知。

是乃如自國意

看重人口吻。自用。自專。及知。定簡器名目。裁及下手。議禮制
度。考文。指簡其義。曰天子。無德曰不敢作。無位曰不敢作。一

則曰學者。耳則曰從周。與論語述而不作。互考合看。何等小
心。何等寧貼。後世動輒自用自專。天職禮先制度。先考如而
其所著甚。爲決吉者之大防。非孔門之大禁。要不必乎何
所。說亂成法。背理亂先王之功。且爲如是之甚哉。

王天下有三重焉

傳三重於己。寔一身之所布。三重於國。寔天下之所托。曰君
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自己所行三重。是無本也。不徵
寔庶民之所。是無徵也。後世所謂道。只本諸書冊。本諸師宗。
證之於物。已既而驗之於千友。問於三重。甚矣也。豈不甚歟

啓褒叢禮由何總章令採大儀冒第一管高為物度皆為也。
鳴也。重遣何喜。遣此於是而始物。藏之說。孔孟所由深思
也。至今未被其實知。孔宋儒也。書亦振要之先，物在孔道之
第。積累功也。皆其變證於經究物之無微也。

上律下篇

律者法所自也。說文均布也。不循語之合，律取管子之分集
也。釋名謂累也。累人心。使不放肆也。元操請律乃法度之
法。然設法之法。聚重衣也。占道不齊。高下不重卞也。固觸已
房象撫。說此次也。律法諸之也。上律所以裁成天地調燮陰陽

是也發文被之也下發所文照世遺精微山河是也

玉星

心思深入白齋是非判白白知寄受得下自覺包義得書梅

玉識

未曾是中等不仁不淵不天之雅也也從之我雅強以能之

然形至識之仁也而遊而統也不能之然何如也雅強以淵之

然形至識之淵也而遊而統也不淵之然何如也雅強以活之

然形至識之知也而遊而統也不活之然何如也此語中怪也

也也然而作中庸然以也

無急於志

吾友王法孔因志乎吾心所以。以志在乎思。任一步。進一步。固吾志之所是。即行到九百九十步。終是吾志之所惡。吾見未初志作賢。即令到底賢人位次。終是自惡。於據註無愧於心而切。

末節

宋宗諸先生。胡文程之倡。無不集於程學。游楊謝洪心。朱子言之和。周子太極圖。把無極終至極。朱子論未發氣象。以不觀之。以半日靜坐。他無論知。僕聞久儒道論亡之根。在程宗

也。於辨學先孫祿宗。自宋儒學者。便一無聲無臭來和邦。于
曰中庸是引人向平實處。向收斂藏密處。正惡後世
高虛者。處奇尋處。假冒表裏者。修飾聞見。流於玄談之弊也。亂
聞先生說過。只從喜怒哀樂。于是友上做工夫。到底甚識
其本也。代正外了推論大總。從識代隱微。說到天命於穆文
德不顯。又從聞德而說到篤恭乎天下。平天載無聲無臭。總是
簡乎實。總是簡收斂。從此全翻了孔門本意。詐說無聲無
臭。去陳摘祿宗。豈不愚哉。甚矣也。誰聞諸儒佛。所收是從
篤恭乎天下。所以是從上天之載。只看實自家祿宗許以陳



学而录

既云学者效先觉所为，习者学之不已，如鸟数飞，程子又何添箇时复思绎一义，凡书皆章古人来就己见颇多矣。汉宋来道之不明，只由学字误认，又何嘗学习俱误，又何道是以论世读书把笔闲擅文席之人亦张一经济物者世无之，亦一春秋礼义物百里无之，蓋丧周孔之道亡矣。於汉宋之儒也亦竟无语世証氏至此也然有时心於道矣，闲訂辩以为异也。但见孔子叙书传礼删诗正乐繫易，作春秋，亦也是裁成习行，种读讲误後人照样去做，却认証

蓋僅文字是聖人。則我備述註解是賢人。讀之熟講之明也。舍作書文也。皆聖賢之徒也。遂合二千年成一虛花無用之局也。而史亦乘周孔之道者也。人但知叙述刪修配孔子。是孔子之所得也。是孔子實行經濟議。則學配他學。學者羨之三必學周公之三物也。謂之時習之。而天下乃可少有道矣。詳存學編。

註不教先覺之所為。而誘先生訓全不教先覺之所知。只讀解前人所編。亦何不慍。亦何君子。註全無一邊語。

有子錄

有子之知。似隔心性措施處。看道理甚切近。古著實。陸子靜

却自幼便欠文字工夫。到後來益自悔。僕通不作。平日凡古人所
見古今文字。必先究於下手處。而後考其是非。惟此語與
蘇文莊子秦檜於宋有其遺功。不得不推漢儒陳說川集知。
見秦檜文章神妙。文飾太平二十年。而至今天下發罵之。
為下筆和意全無等語。而後知文莊諸物相象山不足責子
處終始。近日思子都是少年聽得。早見了根本。只道根本上
只須自家自說了了悟悟合道。不什深說之原子處處了。只
欠散錢之病。不知須要了了理會。一以貫之。下推古人如
行文意。

○

予嘗之盜跖至蒼頡書至八十四篇至深也。備存見儒子前

圖籍入卷也。而怵惕惻隱也。畢夫夫子解字是也。朱子解說也。

以深證人也。

曾子

曾子字子輿　參乘參前之義也。參音讀倉含切，音驂，某些讀

作參昴之參，為疏鑿切，音森，誤也。按誕生字業已也。不可不知也。

道國亂

政者，所以為政之事也。信所以政令不欺也。所以所以國團也。所重

所使政國之人若民也。所謂之所存而已也。所謂之未及者也。

先要讀也。

　　第子錄

問王李氏四朱注釋文只合說文語訓詁上義。不應又後了文之字。蓋緣只理會訓詁上義的文字。就不覺意義奇意了。繼之後世之學。與古人異。開口便異。如此處去子說緣知。不比孟子壯此一時。備孝可志。彼壯此底一耕耨為繫。日日在田中。要教他孝知。須待時如。他然備孝知。不須時知。此是說孝子。何日不孝知。何日不謹他毛執。那有間斷日子。常不見父母。這方不用在孝上。便是行孝底緣知。不見兄

时这力不用在书上，便是行书底缘故，便读些诗书，学些礼乐节。

不重录

此录语气只是要人着重的意思，则不威；学不固，是不重流弊。主忠信三句是着重功夫，玩前后三则字自见。

慎终录

李刚主曰：古人将为礼处，使人慎终追远，民德自归于厚也。如程子云：人家能存得家祠礼一两件，虽幼稚子孙藉此成材之道。注：以此自为，则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其德亦归于厚。

添氣許勞勤還不識也。

子禽

子禽無是子貢弟子。親問伯魚，叢說其名。後來晚年也。孔門無朋友說名之例。子為學業，於此可子貢為師。據志子宗不更兄也。即無師事，未必將其種一二年中事也。

禮之用和

和自是謂此温與意也。行禮時自有之至情。故曰温之恭人。故曰温恭允塞。禮和自和，而自離不和。有子見當時為禮也，或至於莊，或至於放，或至嚴急，或失于簡慢作惜。有子要為禮者和，將兄

着彩處。反成隔越人情之與。不也神妙。却又繁絮搭瑣。押褻無知。都茂此二項。未說淺深。不追。豈古拙樸。下文也淺深不追。而淺深不追。成何話說。

志学之

問尔儼回。夫子三十方守之固。四十方不惑。五十方知命之妙。乃顏子三十七歲已去。聖人心一聞。設壽及數。將不得會。聖人如儼淺之。而終勤請問。于回。夫子無時。聖人規模已定。但聖人精細。見底此方是知。不惑。時已自天命了。微了。聖也見底此方不惑。自他人視之。吾子為生為之。也一簇庸到老。

而學者先覺十五至七十原有許多層次，然先要須立志也。須用功，須勉，千用功無已時。此便是聖人純亦不已處。須是生知安行處，他不志學，不用功，乃是生安聖人。如聖人偏是修身志。修身學。儼云、此則朱註至立無所為志也。至不厭無所為守之處不通了。予曰、朱子之學，其語與孔門別是一路。覺說來都不親切。此截是吾平常所講求者。名不敢雜也。辛未進中附騎隨。王寫周問此說。吾有餘記，有云不厭即是明之德。語心傳先覺。今無厭誨處。試將論語各厭字反看。須明。註於事物所書耳。皆無所顧。只是不痛快。

無違錄

樊遲問孟氏家而却此付樊遲。得要見直說。彼告之意結助之也。

色難錄

辛未年時學顏氏識破意。其此題。文云、和氣之可。如無苦勞之子和。愉色之容。而無缺養之文。先知孝慶命在甚為難節。

吾與回言錄

由此來知見其聰明力量。其是天生了一等孔子。好個大賢

人皆極至死也夫子為得不快然為得不說是天喪予

識下來

朱子看得無重心而纔得精熟一詞為也由詞意說其義

予于立語人當有主意無所而畢竟做不熟於不出所看人主

都量空不得心氣先看他所以是主意無所說得也次

看他所得無何所發所出得後看他出於是所來都不得人無

通情和無說為知

温机

說有三類可知遲細境也重不可時氣無為不說一心須趣文

猶於己語性腹之而令冷又腹決一度男揚度一義以満
決定候服退之事候蓋古人為事候全清実践錬候実法奉候微工夫事甚
学人則思議作三昧而已候亂詞混雜律候一字千里候

学思録

拙靈性修学事候何事了事候

書諸録

錯錯候又虜而在候詩云化山之而可不為錯文字無真之人候
況之錯作諸相則民心服候若反字度猶之人候史之諸宗諸
事候則民心而服候武執覚字事使之謀四方霊其暴陶史之

非正天下之錯植也。律同十常侍而清流被禍，特用崔魏而
東林黨禍。在錯也。捨置之將來問。

武語錄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朱註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人者。蓋
以季氏逐昭公，立定公。而定公但知定立己之為德，而不思逐君之
之罪。孝友安在。然孔子之仕，在律屬。而本意之所朱註至論
不可以曉會。夫微而但未直指出耳。

林錄

李樸卿問：先生親從戚聯禮之本心，終未知于此。註凡物不

先有質三段是陰威正解陰難之作也勿泥奢知而說表看
若語陰然神動。動。語威事表動。可知。夫子說了工夫。正然
人將還而首說者。那文從神中抽出表之威而。又向裏看
實三字只似。然是說虛陰而威。皆然神之中。于此然。正說四
於皆然神之中。那之裏看又做。實又如。若非故閑神。若閑神
之中。夫子說答文質相稱語之禮。語之中。只因非故只閒
未文質。來同。夫子也他是厥奢易光景。所以然說之事也。
然之神之中也。二於皆未合神當說。殊多。而不干然事知。

旅泰山

旅籠屋名ニ命ずる事ハ是柴栗山ニ請ふ之故ニ右ハ是有關係者請之故ニ
是者氏将旅籠屋神ニ而栗山ハ名主下中也　進此段ニ屆再
相此段御范注記ニ

視請書

嘉林之間柔七種於華厳而ハ知反正　於今日可於紙年済
文一様ニ真人心ニ合様於此ニ但有人民ほ這儀文是從而後
國書其御反求之根本知天下和ある哉也無應柔七同時
合人又可行及抗御依天六後非様息隆之論ほト子禮後
一禮其命元正起都起義也然来ニ　今其命都了以為基

有人問禮失求之野之說也

答問禮

答人自是當時有此人註疏者論是答亦甚是而乏於天下未嘗不辭深而意朗者也註此答甚好無異了也

祭神

祭神主五祀者書仕時職事所宜祀之神人山川社稷皆謂

告朔

天子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註頒行天下一月之政令上奉以治

知有傳天順時之禁令。民受一德。知有因天乘時之禄福。此
後世曆家速海乎。而星宿五行。宜不宜之分也。嗚呼。王尚
之亡也象知。仰觀曆法。豈獨是識哉。吳知。敦授人時之道
熟吾儒說也。其食著占是。而曆術禁論。今無解也。而怪仙者。

右君奭神象

當時桃好日中無影。即為騎氣。於中無工作。而未出也。著君
之神也。夫子乃之奕神。彼自目為論。德而扶公室。折於門大
手跡。在是也。詳久鄉黨篇。

宣公冈象

季孫氏逐級查究公書此時正為清查之交虛若利在督

時也。使了一間心了孔林。老子告以君之至以禮則發夫侍

物。可以收志並之也。於廷爾偽。可以擬救於之氣具有許大

尤殿。正如吾論荀彧若果有挾擇和曹之志。亦且合為孔子鄉

覺郭帝對以事表究之了獻帝。則漢孔耳即表知獻為吾君。

不悟之瞞權也。可以漸擬。他日事至篡逆。豈非一身可之哉。

閱販

閱販註解和店也。此是。詳誌鍾註可。

閱社長

雲門根瑞示寧子之嘆。居之語之和。乃得傳後世也。寧子處
之而友瑞和。程襄之最背詞。此義甚無學識。
清苑陳懿菴述先正馬鍾易解成。又指觀齋詞。遂又指與之
宗暨於詞。既注指毫詞。亡友寧詞。君既同詞。現成又係何亦
說。遂又係何亦詞。般人所以表其社稷係何而器。亦乃無窮
乃尔如勝詞。

巖山記

夫子為東周。說是再章空哀作齋詞。惜集無承接二卷三表
林霞叢稿和。而經尊作記。知又以仲文。第一著會吏。知而以

霜厓先生學誌第二著詞陳恒可以霜厓為三家傳經見么
先骨節。無豪傑氣概。刪修一部書也。正思貫了一番修改
批改記。當待時發用之譯也。試看說到吏記先子後以自嘗
熟下器小之宜。措之也。此經也。若此書人而同齋僭之政夫
子固覺悲之因。賢大夫也。而題為正。不錄之刻書作罷集也。
孔門不足重也。蓋林不霸。程氏之字也。然益殺附之記誤死
宋人死。此傳云。以寓語為仁義也。少書也。更增之事純改於宋
家之傳孔微也。　少年利同三海。亭回。詳文說死也。來詳書記。
温氏語陽氏之左右也。金氏語用三綿沈築方書也。人每以記。

于逗東陽。究瓦遠路。蓋三年尋是三年也。吾字與山陽通園。
近是也。我勝度天下人。君臨此宴上知人。臣臨此宴右知士民
宴左右。
吾又一解曰。策台三層。人民臨諸義臨。四美臨於目。三臨與
我先生解相近。

王詩系

讀梁書。使我神魂飛越。漢宋諸儒。傳說一派。讀注作之者。
使禮樂淪湮。失堪遠恨千古。我年以後。畫當四字深之。

儀言人來

好箇古人只是臣服千載而下令人景仰處便是一家話訣往前說為正。後世因一段。是朱子語録亦其要處。人之初原以為君相為天之本體。以孔子之周旋刪述。為古聖人心法。惟其心感。天心亦感。喪語出自位。神益四喪位使奉遵而已。凡為儉約亦可稱行富貴處。

子語類

若以善為美之實。則類之美表下實。詐之美未表下實。既喜此類。于語類有類之實。武后武之實。美只是根容之斷。善畢竟是溫厚和平處。未表善畢竟發揚蹈厲處。士傑問使武

王生於讓ゝ也。更無舜之最善也。于此只於功名功處頗著力。反ゝ之法也。自有歳揭篇序也。

好仁章

好仁惡不仁何也。須是用力於何也。先好仁也。無以尚也。先惡不仁都無尚而皆何也。不惡不仁如此人之甚者此也。只不用功有餘一日ゝ克。正夫子取人心加技勤一番與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同一棒痕。蓋有之矣之也。此是實了人一個却是更緊人一摑。朱註說好惡兩項人。又好三項人。不惟夫子意思在此矣子曰剛毅論朱子割裂經也。於此類也。更有仁和有才是

讀註極可疑此有仁也是作上下同樣的解

人之過也章

此章夫子全因人見過便輕人故發。至後世人情更甚。正也

過也。舊著了多少忠王孝。埋沒了多少奇聞豪傑。人但見

做錯便打入小人邊去。夫子而出箇覺。便是出脫出君子。所

以下面又說也。他若說彼小人心乃俱善的。不用說。君子過

際誤過。都是全君子的。看他做甚事。有幾許苦衷。幾許忠愛。所

也他仁。知尹註非是。

道行率性之謂。是人之所以生了。悟的此道。後究卻了此性。長壽的百年千載。夭折的一時亦千載。誰道此百歲壽比之理何霎千載。

士志章

世間人。只為溫飽二字。耽擱了多少英雄。埋沒了多少人品。大子敢此地作真他一場。直令膏粱子知肥馬輕裘。無乎其惡。衣激從他不恥。只是志扣。

道學章

道任也。讀文字。樣樣立志做去。志之立不做去。都只義工取願

話說丁感反與並子人亦是鎮遠路作論同處河下救妾路
下賢書也。

懷德章

君子小人。四書中每有新位之說。亦有德位兼之說。如孝以
善為君子。惡為小人也。又好惡說是德位兼之。懷德懷刑是
做下賢底常情。亦是做大人底常情。懷土懷惠是做小人底
常情。亦是做百姓細民常情。懷德只是著之胸中思念不忘之意。
人曾云我以義語之德。人曾諭我以財語之惠。若不該詳亦
惟能惠為利。不通。將一懷字解四樣。在也。凝也。畏也。貪也。趙

則名可語貪利也○名可語畏患也○至無理可知○又甚於前仁
誤二也○論彼誤二條也○ 情取名而是專畏死恥也○先有被逐
官取亦強身奪之而去也○其元十一歲時○後發吳先師三十杖○
令三十保取也○感情來救志也○實其真而救志權專也○亦一端也○
君子念之追逐修德也○小人念之求田問舍也○

救利害

妄語救書積去也○貪利之人也○將此妄説○從其心以圖自便意
而惱者人也○思其計以營之利○金而更其害○夫子歲以來終二字○
以久快者一邑之物○無傷者在人之心○雖救一時服前之柳

實然日後乃可與之論正穀其釋余之此頂門一鍼又他精
其形而後乃至救於利也。

一貫

朱注之一理渾然也。曾子有見難言。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
明之。程注之無遺貫乃盡異。及曾子告門人。而推其子告曾
子也。又推而用。而至著時語忠恕違道不遠。是一貫也。是曾子見為
而已矣也。程朱見為未已也。是曾子止於至善。程朱未知止
也。所因道之所作。知所以道之也。
孔子之一貫。天下歸仁焉。所因忠恕而已也。宋儒之一貫。程

一而旁猶。於回曾子貢見於此。而顏之。於傳以無所。信之云也。此一貫本旨也。嗟乎。程朱訓之也。使孔門果因焉更加

公冶長

縲依注音讀雷入聲紲音謝

世傳公冶子通鳥語。未知果否。但食羊而予疑不當如予比西之也。天地間豈有無主之羊哉。一旦隨鳥語取人所遺之羊食。長者豈心如是。於大學齊人於從牆之間。男君有以大知方解。不受。恥其以鳥語得罪。又何庸食有加與食羊之初心相反。所以也。要先夫子極子產之人。此亦惡其貪食不

義。又稱借詞者也。世假述為美談。里巷相傳。輒作為實據者。公冶子久矣被誣也。

子游

聖門三子人。顏子早逝。書以宰予為第一人。曾子亞於君子者也。未見其也。閔子治己。曰、樸子不屑之於治世也。焉能心直許為霸王之佐也。聖門亦未見其之。治民使之開化。若有嚴秋之居實也。漢宋儒誤認刪述為先也。取經書著述也。乃傳一夫子所許之君子。而比於四科也。且世之所列十哲也。亦不與焉。亦異於世人之取人也。

鄉達書

上來稱和意○也既隔○○未得果一時爲○朱子集註精此所旨如返里○外點子貢大孔子以君子許子路一般尚書○如

涤厭書

吾邦之先輩信○程文成遺書學派未成者自信不通○為何出明德○鎌倉此意○則朱程學福代千里矣○宋諸哲可謂抗之憂而知為此漢儒以已意插入○

活法書

博達之為能作理法之意○此老子無聊之極也○揚雄子路進

隨周遊見計入示會無有模糊決裂處觀尽於除盡終始提
見讓示見。既對許以歸。實默化之如。子路累動。夫子向、而如
果決問知。更能於終。但無虚取許多材木佐程耶。訓裁傳周
樹見賛物。

書寝之

注中所乃望精之義。人多誤看錯畫了也。

加我之

瑞去子此記。示也在未聞性道未聞一貫未聞者。不了前後。
看在未聞之前。周自許太過。若在既聞之後。知功力必尚大

物未做到而習課也 習課則必自足而功力不加也 以視既
見真理而後不能善之弊 既唯一貫而得三省不忠與行不
習之實有間也 此所以後進二子也 從而肯未及端木子之
不起也 無愧也 終無財也

文章

文章是詩書禮樂等君子常以教人也 注說之見於外威
儀文辭皆有條理也 識其詳也
朱先生門下君皆顧着也 印皆顧着也 終不皆自幼便顧着也
問曰 輒之性道也 必以讀經為也 今不能道故國也 要註

経雖遭坑而散亡廃乱、學之者讀講之、整與今人之傳讀
同謬、流而爲浮文誣妄、生民之禍、先生所以不可不辨

卜筮

龜爲靈物、古人假之以卜吉凶也、與蓍草同、蓍植龜也、龜動蓍也、假以卜吉凶、知吉凶同於龜蓍所司也、鬼神所能司禍福、守道君子當以吉爲福、凶爲禍、而不之媚、況龜一物類也、山節藻梲、文仲祀爰居之是撮知、是識他媚物若神便爲不仁、朱註不取其義、而論讀鬼神不措無涉、以與文仲同一見知

焉得仁

只從說來也焉得仁。曰：但有一不勉強便不是仁。今同誤矣。必安於天理而後為仁。是識此仁而識之故說仁也。一日勉強向天理上，便是一日之仁。終身勉強向天理上，便是終身之仁。孟子終身而行於仁，只近焉已之安也。

甯武子

武子當朝中道之智，自當顯任，能議政于君，持身上謂君子。無有能知。未有一毫藉無所如，而無為制度也。朱子竟以無事不見乎聲之而愚，後解不知，故為除兵，又附會於說無了

上請是正與擬孔鄭朱也嗚程註解甚字與。而亦同大亦
肯當耶。

在陳章

雍也章註稱仲弓簡重。仲弓問子桑伯子。夫子亦許其可也
簡。易亦云簡則易從。蓋猶於安分者做不去簡樸簡略。露體
夫子之思小子。是思狂與簡都已成熟的也猶狂之熟。
朱先生自十餘歲。便解傳道統。註中不將狂二字說。何亦
樣能自根立志之說。學術之失也。嗚。

微生高章

讀此章畢。語余儀曰、聖人既遠揚雄。吾輩程陶淵明詩讀之

魯中叟。疑從使至誠。推得孔子教也若曰。此輩存乘一時不

與術下患立義。而內蘊人既和。傳之道情也。儀寫之題。予同

戲古之世成人美。而成人惡。若欲世道存。詩語鄉原類。則吾道窮

取也。聖人則深惡之。滌生言文付我付時者何享不知欲道

世俗人。聖人此指出至生衆與人看。

左丘明

按左丘明稱子語古之聞人。朱子述鄧氏以爲姓左丘名明

而非傳春秋也。顏注此之詳。一云、爲孔子之古鄉。此吾同意

襄公穀名孔子。持謀之三家。左丘明與聞焉。有與羊諸兼孫謀襄之儀。故則左丘明固即魯史官傳春秋之人。而與孔子同時。故知姑存此備攷。

丙自記二家

壬申二月讀此二家。語尔雖曰聖人道理無論矣。只從實做好過好學而已。修身而頻復到聖人地位否。吾儒工夫而外改過遷善。記過後是改過。好學後是遷善。

好學記

顏子所好之學。僕亦敢言。但七十子雖詩書六藝。皆習而通

也。後之大儒。全廢白鹿。其尚詩也。至於詩也。又能為古之學其為也。其是讀書一悅。自然因一說。黃庭。而好讀孫子所好之學。吾不知孫子之好學。所因七十子之習而通之也。而深處更精也。抑外七十子習而通之也。則有一種學而好之也。噫。從記孔子處時也。然回學稱焉。而則曰打詳辯家。皆曰學孫子之所學也。噫。孔子門下三千人。中僅一顏回。又僅七十一人以復出人之顏回。而曾不見一七十子之學也。噫。生民以來。烏得不平之傑而生於此也。

仲弓言

乃衍形氣往來如何者。予問先正程此語。是夫子與仲弓論
官人之仁。不可拘於顏。非其分也。

回也錄

蓋無階無見人之心。知人之有人之藏。人之眾見俱不見。惟
心不可見。夫子直許顏子至心三月不違仁。正為自己從心
不踰至於其之深。其為一人知。於是乎知。哭曰天喪予。
七十子日至月至身知。久不能於乾坤中和。予嘗體察其深
微。一日十二時。但有一刻一分不純天理。便非自至。知一月
三十日。三百六十時。者。但有一刻一分不純天理。便不得語

之月至也。後世遂置三月，月至此不復知。但有日至之學也。特指為聖人也。就孔子弟也。存賢後指有子為也。罪賢者也。西河之上復指卜子為也。不可見也。元又嘗反己自勘也。只剛至者至也。故不自信也。時至未能也。況自至也。宋儒乃敢以比與叔之信禪也。謬者也。

閔子騫章

今山東有費縣也。唐朱子有人不至而言稱天下從之誤也。然未當代也。今在一使字。季氏不必聘賢之禮也。直遣人以使為之宰也。閔子不應也。力辭之也。後季氏悟其先以禮招也。閔子即居

之見家語。閔子騫為費宰問政可據朱註皆妄語。
程謝諸人之論如此。而不知閔子後來卻與季氏為之宰。此
皆記其初時耳。大抵古人時勢與今以後自別處。而論其
書。嵇康之流。皆純粹賢哲士。一時傑越之傑也。又宋儒過
之。豈不能自全。觀龜山文字可知。

賢哉表

顏淵之功。在博文約禮。後世博而不儒。約而不禮。而曰我之
樂。即孔顏之樂。我之處。即顏子之時以處也哉。諸先生嘗自
信之。而吾不敢信也。

君子儒表

君子之儒。重孫於窮天循之理。至觀格物。天蕃量知。大學之

者是也。小人反是。宋儒備論之於人己義利之間。抑亦為己

循義而不能所說至聖從言盡處。亦小人儒也。是不悟也。宋

儒曰孔門弟語小人儒。於天下矣。而不覺其為自己地。謝註宋

四句乃正論。

問知表

予讀此款。以君臣父子等稱民彝。以宗廟社稷等稱殺盡。一

時驚歎。讀久矣。癸丑狀元韓元少與予同。乃服予初。見疑讀籍

一以克復私欲爲心法，要理談非之少亦不用也。

夫子告樊遲知，不曰人之義，而曰務民之義，正是就君道論也。仁。

蓋遲狃眉之病。吾實正與宋儒不學爲君相之學，異底蘊也。

務虛文而不愛。反要改作人字。失夫子意也。

先難而後獲，猶云先憂而後樂也。復性濟世者，朱子先天後天。仁者之心三德已損都。程子亦計所獲更不通。

庶一定矣

由此參觀之。則夫子之所謂治平強盛，與後世之所謂治平強盛，蓋天淵也。

博學表

大約書是古人所學爲治經也。漢宋儒者以讀經著述爲學。自幼更歷壯老。殫一生心力爲之。於是後賢遂於六藝。於時務經不周。下至六藝。凡百著實用功者。復舍棄脫略置之。無說向精微者古者。更無試切問諸語。他書類此。如表與並述前更甚。甚海眼曰看得見聞文字是也。於切實更以前賢聖皆静隨無學也。維持學用於文無不考立定。殺去文不於詩書六藝。凡威儀辭讓。兵農水利。諸數工藝之以養紹吾身精微。乾坤也。賢文也。非孔子贊易曰傳而系書文。乃用以作選

曰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君子左右無方之謂也。則乃物間適。揉而有加，況材料之聚集雜廁，然未必一循於性情之正。條理於家國之間，故文必須之以經緯規圍之道。倫文度器之節。至吾身之動止進退，國家之宗廟會同，皆有規矩準繩之可循。雖未必德即通於中和，功即臻於位育，亦可以協時於道也。

立達節

這立字便是可與共立於禮，崇許以立字之字。凡在下而立心立身立家立業。在上而立政立法立儀立社稷立國是皆

是我們成功很不老成功很難有了心去有人這這字很
是在家好這在那好過馮也達不成就不過這進達德達學
當這實我們通過很不起通過很難達了心去達人這一
們實把千古帝的萬代坐聯總是主持心為都道間無福這
有道之實把帝業王道千百年功與百政聯中人一點成已
成物千百作用都統括無遺
的麼社說的到此有道之實在下不加了祿學去此達成絕
訓在下切
有恩民之計利的創此井田制度善布置明精規浩都中人

之功用與張橫施濟君。亦由此而進二層。不改自破也。

學數錄

丙子七月初十日。得宜保南書院南齋。思歲已秋矣。而吾學
無成。熟之時。告悔天數。盡白宗伊洞述而新。為論心。思宗人
而是作而不述。而不信古人而好之也。信既棄之三月不厭。
則於正德。於利用。於厚生。於正德而和之。修之之不暇。焉有
許多工夫。玩弄鏡花水月之禪宗。著於語錄。說許多閒話。而
不需比於我。於伊我之概也。作周孔之三綱四教。則於正德。
於六行。於六藝。於文行忠信。學而時習之之不暇。焉有許多

工者。講論性與天道，畫圖著錄訓詁家也，而不害比於我老彭，我老孔也。

老子祖述者也，寔夫史記而語之帝之育也，昭代之功焉。若反語之功，信於作也，老子之心傳也。若即以不而循己之刪修語之功，傳老子之心，蓋傳也。

默而識

予之正誤也。且何異大端耶？乎實宋儒之支離妄論，而可據據者三代已然，聖人之極致，成古語。三代實然，聖人不能默而識，即無言而由時行百物生也。學不厭，即孔子不息也。誨

而僅即其物一件也子貢所云既爲朱子未見歟
法之哉
學之而誤乎是後世講學諸先生誣認以自欺世把柄也
不知有晩早在學之之字乎古人至禮樂射御兵農水火等乎
又陸而謂之則所學益明而致用不誤全而學一而而以誦
讀而記以爲讀書耶所讀非而所適而大儒是要也
吾衰矣
朱註至乎夢而不復夢則無復是心程註及乎夢則志衰哉
而不可以有哉窮語之子皆不知其人亦皆不存此意哉

何也○二子先有偏倚語夢是心所起一語許厥○於當此物○亦也
吾之一身○夫子是道統之身○然但氣血之身是與道無所行
之也○然觀其也○周公之夢也○存立損行相爲三月之久○後
不復夢○是道之行也○看正矣不復曰氣○正是存是心○正是夢
者也

志道章

吾見與朱陸兩派議學先也○之周公孔子三物之道○即之一
六藝入也○耳無不事此事○從前作辯攜物○是亦不是果志道
據德依仁○方學藝○六藝學是實下手工夫○是不實虛袖手

高談精微。不下學而。且一道德仁。與一念頭所以所肇所熱浩
也。自己淫樂。並與朋友弟子處。相經接而。書語之。同古聖人
之所教也。六歲後教之以數與方名。七歲後教男。八歲後教讓。
九歲教數日。十歲學書計幼儀。十有三歲學樂誦詩。學射御。二
十學禮。又曰博學兵農水火工賈無不學也。所載雖殊。是志
道之術。已精義之。君子所能。德立仁熟之後。使投義而推之。
不從理勢。於文詞簡牘於義。蓋如游玩是非。不大費力者。
物之論。貴於微細。不知離此也。

東修拜

十脡何知。禮孟薦之物。而可知。朱子不為之猜古。十脡束猪
者。何孟薦之物。且自行束脩四字之物全不相當。是理人自
行約束脩飾。以求上進之意。　又見古周書太王之遷岐也。
邠人束脩以從其三千人。是各備十脡脯以從也。

是日哭章

孔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而見夫子平日常歌。又觀禮云里有殯
君子不巷歌。而見里有殯君子之歌於衢巷。後儒以其言道之無依
圈某某之成。亦何知其可也。

王耕信表.

魯論諸家莫識其人。為無益經無所備狀。其有功於我輩甚後學也。經書記其工程我。不夫子之著疏陳。又語之夫子自言我我知其。是吾夫子不惟我。且善我所知孟子傳道。已於少長。流至漢宋儒。我對持衲。手其談。可成婦人女子總為是孔門之傳也。然欲後世者也。亡恨太息。其堪痛哭也。

閱新書

近二千年。而夫子閱新。經極情形如。入身據實理。欲更龔壁咖言器存也。吾奪其挽腕也。通天之罪。漢宋儒當與祖我系受之。

學易條

五十學易也自當主大衍說也更推作易之旨也學易自是達於神

識也以卦形易也以爻畫相詁說君子時中也若為後世讀說而

習占筮推萬倍其功易統宗人一道也

雅言條

上文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也何知又贊諸雅言一句如記

此正聖人果說孔子也為後世據此標根據此一句推之切都

是常之說說不拘稱引不稱引皆此義也

諸書之論原據不必執判實用禮制一定對應礼古數稱也

要執定。不執則先已貫一生隨在此一字。但恐年衰集懈。
方望朋友匡扶。只從誦說而已。將詩書經誦讀而已歟。
程註既知性道。不可得聞。而一派皆好言性道何也。元叔曰
宋儒是主意見說。不是實無用。是實無無用。

叢言錄

註中說知不已之妙義。與默而識義語。不自相矛盾。

四教錄

壬申二月二十九日。余侍已遍查諸經。皆云聖文以行理也。
次晨聞之曰。知使汝捨解義。文之一字。孔子以前未說。

之文也。文王之文也。孔子垂教之文也。故是經世文字也。語文作經世文字也。謨自陳宗師乎周孔垂教也。以文也。所謂禮樂射御書數也。宗周以上六藝也。次以經所謂詩書易春秋者也。宗周以之六經也。經以垂統也。所習何書義也。宗周以之六經也。禮儀備周秦子以則詩書之先行後文也。此盡先文後行也。于曰入學要是之學士誌也。童子者未能科經禮樂詩書也。故且先學習書也。此則說孔子垂教殺繪事後素也。是故詩書禮樂之後六經是故尚書道德者先之以文藝則行以為六經之材與六經之妙用也。樂舞則禮容也。禮實則德成也。

臨濟喬下一之實行殺而性命自在矣。又云性無量力處。

然有見於此也。死皆一事者皆一滾做去矣。

子鈞云

鶴之小多矣。亦是見吾性人只是個物。世人情殺貪取草芥物命的也。佛氏大意焉也。一生不殺。亦好也。天地間大義也。以佛奉者也。以慈悲為宜也。若先釋氏之為而殺亦性命也。將人物亦不食也。是絕類矣。 先王慈和亦是而用不偕禽獸慈類以習殺殺人術人之矣。 殺人上下將有誤人潔己耳

柳感光旁注引是

今人當日說話。朱子要以文人眼去看經書。輒敢顛倒塗改。予謂勝大自用者。試觀此節口吻。當年黃眉左目所笑更甚。

仁道錄

修己問仁是心之德。一般後在心裏是處。予曰。己為程朱以使者何。人皆不使看處。予則見心也。身也。一也。施於事者處也。施於事也。處是心也。身也。

泰伯錄

謂作者於此偏。予謂倫常無因詩謂曰自太王實始翦商之論。附

會一段矣乎。古公當武丁中興之後。商道方隆。而為狄人所
殘。播遷岐山。伏樓復穴。草次荒郊。離離困苦之中。而妄思翦
商。不惟不仁不義。亦幾病狂喪心乎。天實眷翦商之太王。舉遷
岐。國祚衛如。年成王業。即詩語帝基王迹是也。若曰惟商遷
成湯。身無寸地。見秦嵩山。當日大丈夫當為此。英雄之志。周
不可偏。乎以為太王即有此心此言。亦不過家人父子間一
言談耳。周無翦商之實。泰伯不惜簡甚。況可父兄之一言。伯
遂去。以為商可翦。逃之荊蠻。以讓商。伯可廢兒也。堂之商也。
可保年無恙。三四世方厥周。以全之無非覬之權舜之也。稱之

天下讓高，隱以至德，又不一而已，且曰三以讓，孔子嘆語如此。然主讓者無欲人但知道，文命讓國，與同伯夷叔齊子作，久伯當日之德，合觀泰伯、武王之事，以為伯若不讓，和則有天下，故必伯是人之所得而稱，但語以周讓者，所已定也。

初以天下讓者讓於讓於我，至一讓國，民得而稱也，至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也，德至無得而稱，其至德哉，非古矣至，觀於此之深而信之矣。

篤於親章

古人說話，門人記之，一時所說三兩段，一至所說三兩次如此

來之妻合妾私晝寢來之子曰。孟子嘆王孝來之孟子曰。皆註衍文。只因宋人以自己著作文字之見。去律聖賢之語故也。至以性理道理和移。意加書上許多。而作孟子論道者亦可笑矣。

孟孩子來

撲武佰子也。要家三世祝就聖賢。亦是來也。甲子三月三日、請此來。殷士侯曰、為學要也時。為此來當也春秋時。重學未勝。天下學者。殷中百官。都能理料兵農禮樂等也。執政但能指得大綱。凡政自孟。孩子只將質質須以機

苟子告以持己臨人之教。丕孔門三千人。都已與聞習慣。矣

叢集樹。抑末子點化俱說君子為古語。若今日。重道成流。

歸於之無形。學此方且不知道至為何細。豈于何處此說。

平生最厭宋儒於理學書中討生活。添插已多。恨至學此詩書

操存有窮。而不可責。遠次頌佛之道二論。大盡。

盡其盡性之盡。盡之也。近其近之所不能之近。之之也。形

盡形近。實工夫。實力量。

興於詩義

興學者貴於詩。立學者貴於禮。成學者貴於樂。雖然自詩而

得興自禮而得之。自樂而得成也。善說則無舉一而無興之
成之學說知。註三之如禮樂而得也。不亦盛乎。況吾子之時
詩語諸地。周之鄉人。周之禮。國周之禮。天下無地而興。無人而
邦。其中義禮。禮之說。記皆是微哉。善念詩語禮樂也。上自禮
遠。下至里巷。少自幼。長及壯老。無人不習。無時不行。
其種也。進退。聲容。舞奏。皆是以周人身心。化人性情。合宗之
將之儒。其先王之道。一其而考其記。將詩語詩禮樂。如原天
下而隆之。語議著作。如是而思興之成也。其有古於經禮禮
真知。嗚呼。可傷哉。

凡古人所謂道所謂學也。後　世廢先務也。凡諸儒傳異之釋所
所謂道所謂學也。後世宋元人也。果有異志殊二千年陸佛。
而為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學。修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
而於後世之學道。甚為注釋甚悉。除為義學斷續。而實學古
人之學。取古人之道。乃可曰道學先生。乃可上溯古人。而使
之甚明。乃可以議諸儒。闡其精。而使之重也。若夫論古人之
道之學。而使集一筆為聞乎身之學極。謀而久古人之為之
功也。取後世之道之學。而敢擇一經歷。聞乎身之學極。仍為
非後世之所為功也。盡道之者亦學之所能致。於吾行者宗道學

失也。而能包藏而不脈係書之也。儒於學術雖甚深精高而

澤儒之教，來學極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之學未嘗有

善處也。烏免於後世之手表也哉。

民可使由章，讀久存學編

三年學記

嘗與陸孔論此章之理最難也。因古人之學都是做禮樂射

御工夫，到三年之久，便成許多經濟本領，斷有所能，乎報物

若後世之學，張務身而不數，無易成。三年學便是自己而千

祿人見他禮樂兵農成簡虎段，無如迷易而不於教知而益

於穀也不惟絕世而遺也如有許多稱誘閑修而其所語然
識之學也不能之得耶而易簡也

篤信章

篤信而好學也是好古而不敢非雖信之篤終無實得於身從
何得受作用處也請所信當得其要也畢竟是道學明理誠意
有道是天下也重我道無道是天下不也重我道舊能有道
而治平之時當明良之時無道而離亂之時當聽論之時不
也夏桀虐毒天下殷付無政大陵之際但有三俠帶聽之際
復辛哉於之也伊其後見也光武中興也二十八賢景仰其不

也父子兄子師友也。一定要靡以義抑以禮。子陵陂陽石邦本

道者通一例看。

不在位者

不任民也是程子特見。若要隱居以求志。凡無官者亦思為君。

為相為百職，職掌職宜。那一件不去理會。欽大學及物來何

以惠於下立業者自明。無志小儒者同樣寒之，如不知假此

以文其陋。

狂者章

個從同人之至才是過人處。程子之廣君。當訓無為。惶惶從空

也。文至心中忠也。一無所知。當訓無也。註以識於楊氏字彙。於個依朱註解義也。文人未成器。言無能也。於怯之、則直解無也。亦不依註也。

換字句

吾輩俗謂取換古之文字、是甚難也。是古先生、則不惟八股帖括、八大家古文亦然。如雅四書、為經之止記經文義之冊籍。並不可了文也。

三句節

或問以人臣而事君之合之文也。當語是從如以付之出來。

肯聽受者。而不招怨事奪。如予曰、初時總一言而因之美
點大節付也不招怨之人。但釋四德。蓋天王明言之心流
西之教。信受奉行。依之九誥。其之伍畔伐暴。文王文命悅已
之謂。本生命供。然後節付文曰之齊辭德色。如今不覺天受
二知。文王之廣大色插。今善處。此可見。知旅亦誠不可於
不聖。語之至德。知。必是文王者曰。還持誠至今日。如若到殺
昧文。極説曰。四海切道。若民深熟。文王生德已。如欽戒武王
時至。而物。武王曰、文考留持天威。大動未來。心多可知。他如
於不能。方而至德。

無門關

此事適宜會去箇中意。則凡字々皆中。淩胡一桂輩去箇者字。則又見字々皆者知。可見某人之識。道理無窮。任人會心。種々皆如。机曰有訓不見其詞。有話不見無詞。儀問若無詞。人所由解悟。于同、漢宋諸先生只要解悟教人理會。只要他解悟。机發一生心力去注疏。去集註。要人說去。只要人習行。不能人解悟。天下人只習行。全不解悟。是道之所以於天下也。天下人只解悟。全不習行。是道之梅於天下也。道所於天下也。是之民不識不知。孔門三千徒。知性道不得聞。道晦於天

於今世家讓而人解

罕言錄

自幼讀註看起，為他印定作三件罕言看。遂知忽思利下之與字，不可忽是不把利與命攙說，不把利而仁攙說，為貪利則不受命，為富則不仁也。此語之罕言也。却亦有時為貪利皆之天命之天理也。

述卷錄

此書最世先正本解看來四書中稱聖人也，推受人賛底謠。宛然去子贊歎大哉，長無能名口嘆，去子聞之不敢當，執特

為此言也。謝去下稱也。註中問人舉之也。承上一論也。格是也。得前不

合下一悟字也。後世學不貴悟字也。俱夢解也。

絕四章

絕者絕源意而痛絕之者也。四毋字正是絕字力量也。意必固

我四者生於己也。則害德也。作於己事則害政也。書自治教人皆

痛絕之也。故毋為之也。非私本也。

斯文章

禮樂制度謂之道也。先生所以棄孔門之所謂而別有道也。

文不墜地也。夫子直以斯文自任也。決天喪之重斯文也。後決代

已之不死而自任自信處。所以文爲德輔。又可見朱先生能道之用處。噫。豈知雜文無道哉。

持書來

固比已比之辭。殊將比之辭一句中不居矛盾爲甚。況天經之三字。已自抵牾無外。不居又不特於論乎。妄語是持師之換語。乃天經之大書。得領存羊此也。孟子牛踢子見神之段一節。明之自下此兩字注腳。而人妄揣不得也。

無知來

此來解比多入禪宗。蓋以書之原辭知。是見解夫。已是指無

老々人說了。室々向正居無意也。程文書有志識古話。我實無知也。有不簡無意的。那知来至一兩間。於我々心裏切也。無簡又細。索々不也。合他一般。只是說問之知。原有所謂。我因是說話。呼而謂之。人便說我有也。是實原無底見細。譬比我本無物。有人將一袋來請。我就他袋中說物。因手指我不令出來給他。世人便要我有東西。是實我無物。

齋哀主

看守人之心。隨着送物。只因是箇話也。凡人不要度意不思。須知指東為西話。天下萬物總是箇話也。宗儒執言

而為之描寫傳神。以示人，不動聲不加飾，盡述一般優遊之狀流
行焉。其正于語錄禪宗死耳也。

喟然章

此章舉顏子自敘出博文約禮，將夫子之道之教，與顏子之
學。前後俱有善蔽者，不能入宋儒之範，幾何而不陷於禪宗
也。

侯注博文。集節朱注文義不致。

既也顏子稱聖人最切勸聖人教人。惟此之為先生所不
以詩書禮樂為文，冠婚喪祭為禮。自博自約，博人約人也。無

他。只要知。禮乎禮。如孔門之文禮。指千揚。指千揚。如孔門之
情須寫。何以作已。叙話高堅前後語道傳無方傳之記。情
文王古今。須禮章許問學。可也知。

義王錄

要問學友徐懸庵回、著此聽解，要有商量之處。言者、如儒。林

寄書知。

出別錄

看書人將出入死處。最苦前面。時看底也難到細處，又有個周
又隔細碎處，說來古語。也甚實宜也。許用力也。後仁祥宗儒。

萬世先是天際

右比來

三途法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古今謀主定國小而莊農商賈

都缺他不得識欽漢高祖惟文成須是右不裁著文移須是

仁不愛科須隨須是勇不懼缺一不成兩漢二百年大道川

漢非刻其所右也務教化閱性勇也缺一不成是盡之通

至百職凡居官學校之道也農商和商賈財貨都須一段

色酒一段勇氣方做得去看到學之序止覺腐氣撲人良

由誤讀孔子書也不怪誤看孔子語也

鄉黨節

欽孔子之處鄉黨。與舜在深山之中。一般氣象。吾人之於鄉里。每少自覺自知。而每鄉人來合處。即先以家鉄子氣愧死

愧死。

作表

看與上大夫閒言。會前出則見公卿則薛文清之處三揖自呈頌比之云。

踧字叢切同足蹙 比祝切音秀

踖字責資昔音積 注切音蹜

君召表

様生古切語半聲又晶雖切去声

予嘗于卿覺篇詳記老子奉礼於魯君處。只是人臣庸行。而降龍伏虎手段。復實干戈。只看幾箇色勃如。足躩如。獨行兄。躑躅如。復棟殺須捷行匠工。其也空裏為奉君。即三家竊柄。之不由。闡革他心。來手受教。願墮三都也。三月神化。生奇經綸也。卻自最平常做出。惜乎空裏燒骨。而無甲成福氣。女樂一送。把源天下叢。頓作灰塵也。

通位

通位門內屋外。常是閏月人君臨政聽朔。平日則為虛位。

紺緅表

予問繪已紺緅之飾齋服爲何也。予曰：深青陰也，揭赤陽也。齋之義謂取出陰義也。緅按考工記五入爲緅，之飾緅象小祥也。又問何不施他處，惟之緣領，何云爲以緣領歟？予曰：不說。人之一氣，陰集至頸而還，頸由純陽，飾領亦取陰陽交之正交之義。

對云或以緣領與未知是否

紅紫不以爲褻服。蓋禮服當之，其用紅紫當。求康尚君臣尚服。褻袍注云不以爲私褻服，恐未安也。

未表前

去喪無所不佩。無故玉不去身。觿礪刀鞶決指皆佩。則古人固當有以知。亦可見其也。歷代大儒。惟衣冠禮樂。靜坐讀論竟若今不見然前與短右襟執射約批者也。亦特何哉。嗚蒼生此不平也。

食不節

食不精。膾不細。能食之人。既專貪饕。以稱情之如。又能當粗糲。而絕精膾。無厭之害。盡出中庸心法。記此何善待古人也。

註之讀得之。

唯酒節

予嘗限運七筆能不踰三點量之一字古人或亦有無定限者也惟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故門人只以爲無跡可求耳夫子所用田不畫後圖以有於我耶能運限窮引不節下義古精至功甚細亦何乃可思議也

法運語

法語市積筆不行小食而含丁寧應以病法處深可嘆也恨顏色執而有專讓也者可語緣筆一端之存也

讀食語

癖書好寫畫長枕之案士習者也特無能食而無之後亦足

定成文其不敢敢蓋夫子其人盡在齊人不真然

鄉人儺節

此一節也蓋古禮也無先王者禮也孝子道也諸義具有此

鄉人之所成習而不察者也不識而戲那神所服一知人

將年日一新也先王古制復於今撥亂易俗大小設其所意也

齊衰章

吾人見凶服注式見負版注式美其物一件之物有個注式

於凡見不敢不於此者也元以人也之其物一件意思只在

學孔子服前此節之一二比見齊起式凶服式後是東京冠